

国 外 科 幻 小 说 丛 书

宇宙雕刻家

丘宝华
吕 欣 等 编译

- ★ 神秘的费罗茨星球
- ★ 幽灵机器岛
- ★ 可恶的星球
- ★ 成败在此一举
- ★ 智力开发术

上海远东出版社

宇宙雕刻家

丘宝华 吕欣 等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4 号

宇宙雕刻家

丘宝华 吕 欣 等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9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7,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7000

ISBN 7-80514-775-2/I·122 定价: 5.00 元

编译者的话

科学幻想一直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热门题材。年长一些的都知道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乔·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年青人对艾塞克·阿西莫夫的名字也不陌生。科幻小说之所以能成为通俗文学的一个大类，不仅仅是因为它能超越时空，让读者在想象的世界中恣情漫游，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而且能帮助读者脱离现实，从全新的角度反观世界和人生。

目前，欧美的科幻小说早已是繁花似锦、多采多姿的一片园地。这里面有星际太空、机械电子的科学推断，又有似梦还醒、真伪莫辨的幻想世界。本科科幻小说系列以航天飞行、太空生物为主要选材对象。例如“可恶的星球”是以几位宇航员冒险探测一个未知星球的离奇经历为线索的恐怖故事，却揭示出人与机器为某种不和谐，目的与结果常常相左这样一些现实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又如“幽灵机器岛”，主人公是一个钢筋铁骨的幽魂猎手和一群机器狗。他们被罪恶统治，本身也很凶残，但与人的接触唤醒了他们心中的温情。他们最后做出了自我牺牲，却帮助无辜的人类摧毁了罪恶的城堡。小说的主题表明善与美德是鼓舞人世代奋斗的一面旗帜。除了太空题材，本小说集中还有一些有关世态的科幻故事。“智力开发术”讲述了一个智力低下者因某种手术忽然变得智力超常，他意识到过去的窘境却又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故事哀婉动人，催人泪下，为科幻小说开辟出一片人生哲理的新天地。

总之，译文的选材不仅注重情节和可读性，还特别强调小说的内涵与深度。通过这部小说集，读者对今日英美科幻小说的现状也会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并且能够大大开拓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在本书的编译工作中，还有宋丽薇、宫琪和绿云等同志参加部分小说的翻译和编写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编译者

目 录

宇宙雕刻家.....	1
神秘的费罗茨星球	41
幽灵机器岛	79
可恶的星球	109
成败在此一举	125
智力开发术	151

宇宙雕刻家





雍容华贵，对她只能用这四个字。

记者注视着，完全惊呆了。爱尔达·爱帕切塔身材苗条，四肢匀称，气度优雅非凡，机敏聪慧——雍容华贵。这四个字老是从记者的心里冒出来。

这并不是说那雕刻家穿着华丽，她只穿一身皱皱巴巴褪了色的灰跳伞服。她的气质，她的举止，尤其是她的容貌显示出一种高贵气质。这是张贵族的脸，印加女王的脸，紫铜色，脸颊和眉骨如刀削斧砍一般，安底斯型的鼻子。她的深黑色的杏核眼，目光敏锐，即使是沉浸在世俗的喜悦里，那双眼睛似乎也能穿透人的心灵。雕刻家深黑色的头发里已有点点灰白，记者觉得那是宇宙射线和岁月的共同作用所致。她头发梳得很齐，别着个银发卡，余下的唯一装饰就是那个银手镯了，里面也许装着联络器。

“是的，我很熟悉山姆，”她回答着记者笨拙的开场白，声音低沉，略带喉音。她的英语与记者不同，明显地带有安底斯口音，“我很熟悉他。”

记者身穿琥珀色降落伞绸连装工作服。左胸袋上印有太阳系广播公司的旭日徽标。皮带上挂着微型录音机。她吃惊地发现自己对爱尔达·爱帕切塔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觉。公众都认为，这个女人不仅是第一个宇宙雕刻家，而且是最好的一个。记者访问过许多人物，他们或是很有名气，或是很有权

势，或恶名远扬，或智力超群。但没人具有这般魅力。这位印加女王对谁都具有这般魔力吗？她对山姆·盖恩也是这样吗？

两位女士坐在星际大学教员办公室的沙发上，办公室不大，却装饰优雅，地上和墙上都铺上了暖褐色地毯。这可是采访的理想场所。记者心想，把这些材料运到这里肯定要花相当一笔钱。

她们的所在地位于星际大学校园。整个校园的旋转速度正好产生与月球相似的轻微引力。这也是两位女士之间的一种妥协。爱尔达希望引力越低越好，但一旦校园停止转动，记者却有阵阵恶心。即使这样，记者还是尽量不看窗户。窗外，巨大的蓝色地球每分钟出现一次，随后就是漆黑空洞的宇宙。

女雕刻家威严地靠在高背椅上，那椅子用编花绒盖面，显得柔软舒适。她缓缓地打量四周，似乎稍微动一下眼眉就可以释放出无穷的正义与仁慈。记者坐在她左侧的沙发上，感到自己单调乏味，尽管她的连装服崭新发亮而爱尔达的衣服几乎要磨出了洞。

“有谣言说你 and 山姆是……”

她停了有半秒钟，“情人。”

雕刻家伤感地笑了。“我疯狂地爱着山姆，有一阵我以为他也爱我。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奇怪，她的笑容显得更温柔了——“我不敢说。”

那时，我们还很年轻——爱尔达·爱帕切塔说道——我们的情感很外露。我稍有不顺就会心烦，一点小小的麻烦会弄得我暴躁不安。

你一定还记得，我被解雇后一个人在一个小行星上整整住了3年，甚至给我运送必需品的飞艇都是无人操纵的。因此当一艘运输飞船出现并进入我的小行星仅几百米的汇合轨道时，我十分惊讶。

我认为这是我的行星。根据国际法，没人可以占有它。但也没人能阻止我在上面雕刻。天文学家称这个小行星为爱顿 1994 E A，意思是这是 1994 年在爱顿星群中发现的第 105 颗小行星。当然了，天文学家命名很讲效率，但却毫无浪漫色彩。

我称我的行星为奎普·卡美约克，意思是“纪念者”。我决定将我的民族历史刻在上面。这个主意不仅浪漫，而且是绝对带有诗意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史前就已住在山区。就连我的民族的名字，也就是我自己的名字——爱尔达——的意思也是一群魔石。现在，我的人民早已离开古代的山村，散居在城市里，失去了部落特征，在新世界的工厂里工作，享受电子游戏的快乐。必须有人将他们的故事用某种方式记载下来，以便永垂青史。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小行星是在拉·帕兹大学。那时我就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天文学家的命名就与我的姓名有联系，爱顿 1994 E A——爱尔达·爱帕切塔，这是个暗示。我当然并不迷信。平常也不信什么启示啊预兆的。但我相信将我的人民的历史刻下的使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要将爱顿 1994 E A 变成一个正在消失的种族的纪念。

奎普·卡美约克是块巨大的带金属斑痕的石头，一个漂浮在太空中大山。几乎有整整 1 公里长。它的轨道比地球轨道离太阳稍近。因此，它每年有一次接近地球约一个星期。我就是在这段时间获得供应品的。刚才说过，一个运输飞船，而不是一个无人操纵飞艇进入视野，使我很惊讶，当一

个人乘喷射行走器来到我的住处而根本不征求我的允许时，我就更惊讶了。

我就住在工作室。那是一个小舱，里面装有雕刻工具和生活必需品以及我的私人用品，衣物，睡袋等等。

“来人是谁？”我对着通话器喊道。在通话器屏幕上我看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清晰图象。当然，我除了一身宇宙服和一顶球形头盔外什么也看不见。那人绑在一个喷气装置上，好像坐在一个没有腿的椅子上。

“我叫山姆·盖恩，我的飞船上有你的供应品。”

忽然我意识到自己光着身子，我独居幽处，很少费功夫穿衣服。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

“那么就把供应品留下，赶快离开。我没时间接待客人。”

他笑了，这使我很惊讶。

他说：“这可不是一次社交访问，女士，我是来向你递交一份法律文件，这份文件必须面交你本人。你知道那些律师是怎么回事。”

“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一边说着却赶紧打开衣橱翻寻着像样的衣裤。

我意识到现在应该锁上入口门不让他进来，这倒能拖延法律对我的不利裁决，但也只能拖延，却不能防止。或许让山姆进入我的住宅，进入我的生活，倒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听到气压门锁转动时，我已经将蓝色工装服套到了肩膀。内舱门卡哒一声打开时，我正将拉链一直拉到领口。

山姆飘进入口，头盔已经卸下，在门口浮动。他个子很小，不足1米70，尽管他到最后还说自己有1米77，这当然是胡扯，我都比他高整整3厘米。

很难用雕塑来刻划他的脸型。他的表情过于丰富，石头

或泥土都无法塑造。山姆的脸型不匀称，一面和另一面不太一致。这使他的脸走形，发歪，这正好符合他的个性。

他的眼睛也许是蓝色，灰色，或者干脆是绿色，全看光线如何。他的嘴极其好动，他有几千种不同的笑容，几乎总是在说话，从不停止。短齐的淡棕色头发，稍有些发红，圆脸，左边略微下斜，下弯的狮子鼻，看上去好像被打断过，而且还不只一次。看到他脸上的雀斑，使我想起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哈克贝利·劳恩长大成人了。

他悬在门口一动不动，套着靴子的脚离拼格地板有几厘米。我看着他。

我忽然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的住宅一团糟，屋里堆满箱子，工具、电脑到处乱扔。连接线在无引力情况下好像丛林中的一团乱藤。我的吊床上边也是一片可怕的混乱。我的整个小舱成了一个3年没见任何人的隐士的垃圾箱，我很清楚自己瘦极了，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我甚至都忘了把唇膏扔到哪儿去了。头发看上去也一定是乱蓬蓬飘浮着，未经梳理。

“天啊，你很漂亮！”山姆低声赞叹着，露出敬畏的神情。
“一座铜塑的女神像。”

我立即对他不信任起来。

“你给我带来了法律文件？”我尽可能冷淡地问道，我猜不出会是什么文件。或许是来自拉·帕兹大学，我的某项申请的准许证书。

“哦，是啊……”山姆好像有些恍惚，精力不集中。“我，哦，没带在身边，它在我的飞船上。”

“你说你把它带来了。”

“不，”他说道，似乎恢复了一些，“我说我必须将它当面递交。它还在我船上。”

我瞪了他一眼，他怎么敢如此侵入我的私生活？干扰我的工作？我的艺术？

他可没什么感觉，反而兴奋起来。“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用餐呢？和我们，我的意思是，我和其他驾驶员。”

我坚定地拒绝了。可不知怎么的，几小时后，我已坐在双人喷气摩托艇的后座与他一起上了运输船。当山姆回去取摩托艇时，我洗了个澡，并穿着打扮了一番。我找到一条金黄色的腰带扎在我最好的绿连装服的腰部，又用一条色调相配的纱巾扎住头发。在宇宙服里，我能闻到洒在身上的香水味。要找到这些原以为丢了的东西可真是奇迹。也许只要有某种动机就行。

我的动机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因为去接受什么法律文件，山姆的突然出现向我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我已经单身一人这么长时间了。我并不在乎孤独——至少在他到来之前是这样。当然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但是对于一个倾倒于我的美貌的男人，你能将愤怒持续下去吗？

我们飞向他的飞船时，我的行星处于阴面，因此我们看不到我已经雕刻完毕的人物形象。它高悬在头顶上，挡住了太阳，犹如一座巨大的布满斑痕的大山，阴沉沉地像要把人一口吞没。山姆对着内装送话器不停地说着，他问我在干什么，工作进展如何，但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说。

他的飞船叫亚当·斯密，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它看上去是个普通的运载装置。很粗胖难看，伸出几条蜘蛛腿，有作为指令舱、生活间的透明座舱。但当接近它时，我发现山姆的船很大，非常非常大。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飞船。

“目前是太阳系里独一无二的。”他得意地说道。“我还在

建造三艘。打算垄断运输业。”

他滔滔不绝、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他是轨道旅游设施及环球旅馆的主要拥有人。

“每个房间都可以观赏地球。豪华极了。”

“是，我想会是这样。”

“度蜜月的好地方。”山姆宣称，“或是去度个周末。你在失重状态下做过爱，才不枉活一生呢。”

我不作声了，一直到登上飞船都保持沉默。不论这种性的暗示是隐晦的还是露骨的，我都不准备作出反应。

晚餐很愉快。五个人挤在船员舱里可真是乱了套。在失重状态下烹调不算什么难事，但把食品诱人地摆在盘子里，用叉子去碰时还不飘出来，却需要高超的技术。小牛肉，实心面条一样不少，酒当然是用压管装的。“亚当·斯密”上有三个船员，通讯机械师是唯一的女性，她与推进器机械师结婚。她身体健壮，金发碧眼，年方 30，却早已体重超常了。米开朗琪罗也许会喜欢她粗大的躯干和健壮的四肢，但用现代标准，她可就不算很漂亮了。不过，她的丈夫倒也同样是一头美发，体态雍肿。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失重条件下生活较长时间的人，要么无限制地发胖，要么瘦得像我一样只剩皮包骨头。生理学家对此早有科学术语，他们告诉我，我是失重外变，那两个发胖的机械师是失重内变。山姆当然什么也不算。他就是山姆——他的与众不同是不可言喻的。

我从本能上对这两个发胖的机械师反感，可当我想到史前人在圆石头上刻下圆鼓鼓的维纳斯雕像时，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他们看上去也似乎不那么糟糕了。

第三个船员是运载技师，一个瘦长、阴沉寡言的生物学

家。他年轻英俊，却总是愁云密布，他尽管瘦，却还有点肉，我发现这是他的首次航程。他已决心使其成为最后一次了。

“你装了什么货？”我问道。

还没等生物学家回答，山姆就说道，“蚯蚓。”

我手里的叉子差点掉下来。我努力卷起来的实心面条好像在蠕动，复活。

“蚯蚓？”我反问道。

山姆高兴地点点头，“你知道道德教派正在建设一个奥耐尔居留地？”

我摇摇头，意识到自己已整整3年与人类断绝联系了。

“一个宗教团体，”山姆解释说，“他们认为地球太邪恶了。所以他们正在建设一个自己的天堂。一个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人造世界。他们将这个世界造在环绕太阳的轨道上。就像你那个小行星。”

“他们需要蚯蚓？”我问道。

“土壤需要。”生物学家说道。

没等我问下一个问题，山姆说道，“他们从月球运来的万吨土壤，主要是为了阻挡辐射，这些道德教派还挺有头脑，他们设法弄到足够的土壤后，还打算在上面种植。”

“可月球土是贫瘠的，”生物学家说。

“对，不过那里面还是有许多营养的，庄稼需要的所有化学成份都有，但没有蚯蚓，没有甲壳虫，那土里就什么也长不出来。”

“所以他们需要蚯蚓。”

“对，只要他们想在月球土壤上种庄稼，就必须这么办。否则就得使用溶液栽培法，这与他们的宗教不符。”

我把眼光从山姆转到生物学家。他点头对山姆所说表示

赞同。那两个机械师没注意我们的谈话，只是忙着往嘴里塞食物。

“能够将 10 吨蚯蚓和他们的信徒送到地球轨道一半的运载飞船为数不多。”山姆骄傲地说道。“我几乎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与道德教派签订合同的，只要蚯蚓完好，这可真他妈有利可图啊。”

“它们很好，”生物学家向他保证。

“这次是为他们进行的 6 次航行中的首次，”山姆说着，又把注意力转到小牛肉和面点，“全是蚯蚓。”

我忍不住笑了。“你总是亲自运交货物吗？”

“哦，不！”他边用叉子缠绕着塑料盖下面的实心面条边说，“我只是觉得这是第一次飞行，我应该跟着走一趟全过程，我是个合格的宇航员，你知道。”

“我不知道。”

“是的，除此以外，这还使我避开了旅馆和办公室。我的朋友柯玛在我离开后可以代管旅馆，我在这里，那里就他妈由他管。”

“那你干什么？”

他朝我咧嘴一笑，“我在寻找新的经营事业。我寻找新世界，新文明，我闯入那些没人去过的地方。”

生物学家举着满满一叉子小牛肉嘟囔着，“他追女人。”我从他那冷冰冰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在说笑话还是认真的。

“你运送 10 吨蚯蚓。”我说。

“对，还有一份邮件。”

“啊！我的信。”

“那是我的小舱，顺桥过去边上。”

我并没有报以微笑。如果他想把我领到他的圆舱的失重